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时间—— 扎博洛茨基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扎博洛茨基 著

汪剑钊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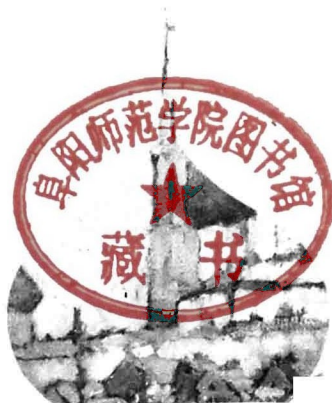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心灵系列

时间 扎博洛茨基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扎博洛茨基 著

汪剑钊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扎博洛茨基诗选 / (俄罗斯) 扎博洛茨基著；汪剑钊译.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 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20-4

I. ①时… II. ①扎… ②汪…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750号

时间——扎博洛茨基诗选

汪剑钊 主编

〔俄〕扎博洛茨基 著

汪剑钊 译

总策划：王忠民 张国强

丛书策划：王森林

责任编辑：罗如琪

装帧设计：石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1 字数 100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68-0620-4

定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译序：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世界

□汪剑钊

关于扎博洛茨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布罗茨基在与著名的文化史专家、传记作家沃尔科夫的一次谈话中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他“是一位评价不足的人物，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肯定他的写作拥有的是“丢勒的技巧”。丢勒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他相信，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存在，但知识可以使人变得高贵。他的肖像画细腻、逼真，明暗对比匀称，具有木刻版画般的力度。布罗茨基在此强调的就是扎博洛茨基创作个性中那些与丢勒相近的人文体现和犀利的凿刻时光之能力。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这位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诚实而公正地承认，恰恰是在阅读了扎博洛茨基的作品以后，自己才懂得“以后应该这样写和那样写”。据说，有一次，曼杰什坦姆在听过《秋天的标志》一诗的朗诵之后，欣喜地高呼：“又一个丘特切夫被发现了。”丘特切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诗人，其富含哲理的抒情诗对“白银时代”诗人的创作，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俄罗斯哲理诗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曼杰什坦姆的惊叹无疑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那种关注自然生态，并蕴含着深



001

刻哲理思索的写作风格之褒赞。

这个新的“丘特切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博洛茨基于1903年5月7日出生在喀山附近一个名叫库克莫尔的小村庄。父亲是一名农艺师，笃信宗教，拥有不少藏书。按诗人的说法，他的立场“介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母亲曾是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后因失声而放弃了这一职业。7岁时，扎博洛茨基创作了生平第一首诗，似乎自此便立下了献身于诗歌事业的志向。多年以后，扎博洛茨基回忆道，正是在父亲的书架旁，“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终生的职业”，而他当时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他曾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同时还选修医学，后转入彼得堡的赫尔岑师范学院语文系。1925年在该校毕业，进入儿童文学杂志《刺猬》和《黄雀》做编辑。同年，他认识了先锋派诗人哈尔姆斯和维杰恩斯基，二人为他的诗才所折服，与之保持了长期和坚固的友谊，同时向他介绍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概念和创作精神。扎博洛茨基借此感染了时代的创新氛围，接触了马列维奇、塔特林和费诺若夫等艺术家关于“至上主义”“结构主义”和“非客观主义”等新潮的艺术主张。马列维奇宣称：“模仿性的艺术必须被摧毁，就如同消灭帝国主义军队一样。”他希望打破理性的束缚，提倡“非逻辑主义”，以简约、纯朴的线条还原现实，摆脱掉物质性的桎梏，让精神重新归于无限。这些主张对扎博洛茨基成熟期的写作无疑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早期创作阶段，扎博洛茨基学习和模仿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创作风格，关注城市和小市民问题，深受勃洛克、别雷、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的影响，有很强的形式主义特征，尤其对赫列勃尼科夫的立体未来主义浸淫甚深。有意思的是，他尽管很喜欢阿赫玛托娃的诗，但似乎对女性从事诗歌写作不以为然，甚至在谈论阿赫玛托娃时还说过那样的话：“母鸡不是小鸟，娘们不是诗人。”在得知扎博洛茨基的这一态度后，女诗人自然很不愉快，作为报复，她也不认可他的作品。后来，他又对德国表现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受到这股思潮的启发，他的思想自由地穿梭于有机界和无机界，有时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有时又将人和动物写成无生命的物体，由此塑造了不少怪诞、夸张、古怪的抒情形象。

1927年，扎博洛茨基与哈尔姆斯、维杰恩斯基、弗拉基米洛夫、列文等人创建了一个名叫“奥拜利乌”（ОБЭРИУ）的组织，它是“真实的艺术协会”（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е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的缩写。他们赋予“真实”或“现实”以特殊的意味，认为在尘世间要找到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们要努力寻找新的处世之道和靠近事物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具有通往彼岸世界之可能的新艺术和新诗歌。他们在宣言中声称：“我们，奥拜利乌分子，——是自己的艺术的忠实工人。我们是持有新世界观和新艺术的诗人。我们不仅是诗歌语言的创建者，而且还是创造对生活及其细节

的新感受的缔造者。我们的创作的意愿是包罗万象的：它席卷艺术的所有形式，掘进生活，从各个方面来包裹生活。”在实践中，奥拜利乌分子倡导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纯真的幼稚来克服成熟的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未来主义玄妙诗歌的理念。他们刻意追求某种怪诞、大胆的风格，进行词与韵律的探索性实验，这在那个正由“艺术对话”逐渐演变成“政治独白”的时代颇为引人注目。

奥拜利乌的成员发现，生活的现实本身不是一种逻辑的关系，它充满了荒诞与偶然，因此，艺术和诗歌也不需要逻辑化的表达。在他们看来，“艺术有自己的逻辑，她不破坏现象，而是帮助人们理解它，扩大现象、言词和事实的意义。”他们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的体会，为此他们在创作中致力于描述与刻画暴力、荒诞、反讽、黑色幽默，制造语言的狂欢，在作品中漾入了较多的黑色元素，从而显示了某种后来为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美学解构的可能，扎博洛茨基的《变形》一诗便泄露了这样的信息：

万物变幻莫测！从前的一只鸟
如今躺着，成为书写过的一张纸。
我往昔的思想是一朵普通的小花，
叙事诗蠕动，像缓步的老牛；
我过去的一切，或许，
会再度生长，植物世界日益繁茂。

需要指出的是，奥拜利乌的成员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空间，并不是要借此确立某种共同的艺术风格以形成所谓的文学流派，因为，“文学流派——这是某种类似寺庙的东西，僧侣们在其中戴着同一个面具。我们的协会是自由和自愿的，它联合的是大师，而不是大师的助手，——是艺术家，而不是艺匠。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每个人都懂得他是依靠着什么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当然，这种文艺观和实践对文学史家平庸的归纳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却为艺术的丰富展示了无限的前景。事实上，扎博洛茨基不久便脱离了该组织，但协会的一些原则和写作策略仍然在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贯彻。他意欲打破传统意义上对诗的认识，让诗变得“几乎不像是诗”，在暴力地摧毁某些优雅的游戏规则之后，重建诗的活力空间。在他看来，诗与绘画、建筑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的表征，却与散文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扎博洛茨基注重在创作中灌注色彩美与立体感，在雕塑般的语言中捕捉时间神秘的呼吸。

扎博洛茨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安宁。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肯定负有某种使命，而不是徒然走上这么一遭。这种“不安宁”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尤其显著，这就提醒诗人首先要成为“一个观察者”，因为，“观察是观察者与他周围的世界的某种积极的交往，而且对任何现象都要提出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这

种观察落实到创作中，那就是对词与形象的重视。

在《思想—形象—音乐》这篇文章中，扎博洛茨基说道：“为了让思想赢得胜利，他（诗人）应该用形象将它体现出来；为了让语言工作起来，他就需要汲取它的整个音乐能量。思想—形象—音乐——这是诗人追求的最理想的三合一状态。”由此理念出发，扎博洛茨基开始了对日常世界之奥秘的探寻，在细节中展开关于人、自然和宇宙的思考，立意用“世界自身的眼光来看世界”，尝试着借助动物、植物的视角来扩大人心的域界。本质上，扎博洛茨基对自然界抱有天然的好感，他拒斥城市的市侩气和丑陋：

在自己的住宅

我们活得聪明却不够美好。

诞生于人群，安排日常生活，

我们全然忘却了树木。

.....

这是一座驴城，布满四堵墙的房屋。

它转动石制的车轮，

在粗重的地平线中行驶，

让干巴的烟囱变得倾斜。

一个晴朗的日子。空荡的云彩

飘飞，就像多褶的气泡。

风环绕着树林行走。

而我们，细长的树木，伫立于
天空无色的空旷。

对自然的倾心使得扎博洛茨基对艺术持有异样的看法：“艺术像一座修道院，人们在里面抽象地相爱……艺术不是生活。它是一个特别的世界。”在《艺术》一诗中，他宣称：“词飞进了世界，就成为客体。”为此，诗人看重智慧和安静的力量：“诗歌的脸应该是安静的，聪明的读者在安静的表象下可以出色地看到智性与心所有的游戏。”遵循这样的原则，他努力在诗中寻找生活之问题的答案，捕捉时间充满生机的呼吸。

扎博洛茨基的第一本诗集《专栏》出版于1929年。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很大，“拉普”批评家给予了苛刻、严厉的批判，诗歌行家们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较多地体现了扎博洛茨基诗歌的一些艺术特征：反讽、怪诞、戏仿、奇特的隐喻。随后，扎博洛茨基创作了三部长诗《农业的庆典》《疯狼》和《树》。《农业的庆典》于1933年在《星星》杂志上发表后，被批评界指责为具有对当时的集体农庄进行诋毁的倾向，导致了该期杂志停印，主编吉洪诺夫作检查，另一个后果便是诗人已经付印的一部诗集《诗歌1926-1932》被销毁。后两部长诗在诗人生前一直未曾公开发表。《星星》《文学批评家》《真理报》《红色处女地》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扎博洛茨基掀起了新一轮“政治性”的批判。

这种观点直到在1986年出版的《苏联文学史》中还留有余迹。

1937年，扎博洛茨基又出版了一本诗集《第二本书》。同时他开始了对《伊戈尔远征记》的现代俄语翻译与改写工作。但这项工作意外地中断了，1938年3月19日，扎博洛茨基突然被捕，被指控的罪名是从事“反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经过了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营救和申诉，最后未经公开审理便被判决五年的监禁，被流放到远东的集中营服苦役。获释后，他继续在西伯利亚和卡拉干达地区修筑公路。但即便是这段时期里，诗人也没有丧失对美好人性的信任。《这发生在很久以前》一诗记叙的便是一名普通的农妇在自己面临亲人丧失的悲痛之时，仍然给饥饿中的抒情主人公赠予了土豆和鸡蛋的故事。许多年后，这个场景仍然让诗人刻骨铭心：

一个头发灰白的农妇，
就像年迈、仁慈的母亲，
拥抱了他……
在书房，他扔下笔，
独自一人徘徊，
尝试用自己的心
去领会只有老人与孩子
才能领会的一切。

扎博洛茨基的记述令人想起《圣经》关于寡妇的捐赠的事迹。在《圣经》路加福音里有这样一段经文：“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种赠与所包含的善心远远超过亿万富翁们所创办的慈善机构，诸如医院、学校，等等。

1944年，扎博洛茨基获释，但他仍然没有选择工作和自由居住的权利。直到1946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获准回到首都，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在作家伊利耶科夫的别墅里，借住了两年。从集中营里回来以后，扎博洛茨基把妻子小心保存的那些早期诗歌的手稿付诸一炬。因在原创性写作方面受挫，诗人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诗歌与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此外，他对《伊戈尔远征记》的译写形成的现代俄语版本获得了专家与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誉为“诗的功勋”。这个阶段的诗人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动物园里的天鹅”，没有自由，却充满了幻想：

美人，处女，女野人——
高傲的天鹅在浮游。

雪白的奇迹在浮游，

肉身，充满幻想，
在湖湾合成的怀抱摇晃
白桦树浅紫色的影子。

.....

在背脊白色的曲线上
流淌晶亮的光芒，
整个的它，恰似一尊
浪花涌向天空的雕塑。

1957年，因翻译格鲁吉亚诗歌获得“劳动红旗勋章”，这个勋章对改善他的处境有良好的作用。但以前的劳改营生活极大地损害了扎博洛茨基的健康，或许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不长久，扎博洛茨基销毁了自己的许多戏谑性诗作和一些长诗的片段。1958年秋天，诗人因心肌梗死离开了人世，被埋葬在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

在俄罗斯文学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识：以劳改营生活为标志，扎博洛茨基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作两个阶段。不过，在这个共识下，对这两部分创作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一部分批评家的看法是，他后期的作品“终止”了“迷茫的青春期”，是向经典作家的传统的回归；另一部分批评家则更倾向于认为，它们不是对早期作品的“否定”，而是对以前的“可能性”的发展，是对青年时代绽露、但尚未完成的追

求的延续。布罗茨基所持的便是后一种观点，他觉得晚期的诗人远比早期出色。

关于理智的悲剧一直折磨着诗人的神经，他甚至为词在流传过程中那种激情的丧失感到痛苦。在最后的岁月里，诗人依然相信，美和创造的基础都是情感，而不是理智。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马列维奇对“至上主义”的解释：“所谓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的纯粹感情，或感觉至高无上的意思。”纯粹如“白色之上的白色”，这位先锋派画家的追求与诗人的理想大致吻合。扎博洛茨基晚期的作品大多显示出一种“豪华脱尽”的气象，从揭露人的委琐转向对崇高人性的挖掘，由早年辛辣的讽刺转为温情的叙述，只是它们比以前更音乐化、更富于激情，显现出某种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表露了向普希金、巴拉丁斯基、丘特切夫的传统回归的趋势。

在一篇文章中，扎博洛茨基曾经谈论道：“许多人的脸，其中每一张脸都是内心生活的活镜子，是各种隐秘的心灵的精巧乐器，有什么能比经常与他们打交道，观察他们并与他们友好相处更有吸引力呢？”因此，他如是吟唱“人脸的美”：

有一些脸就像豪华的大门，
门内仿佛到处是伟大蕴藏于渺小。
有一些脸——就像破旧的小屋，
屋里有肝脏在烘烤，皱胃在浸泡。

另外有一些冰凉、死寂的脸
被栅栏遮挡，仿佛是监狱。
还有一些脸——就像塔楼，很久
已无人居住，也无人张望窗外。

.....

有一些脸——就像欢快的歌曲。
这些闪耀如阳光的旋律
编配成一支巍峨天空的颂歌。

在这首诗中，人的脸仿佛已成了“心灵之窗”，精神的入口。透过它们，诗人看到了世界的缩影，伟大与奇妙的风景，乃至“春天的叹息”。

在扎博洛茨基的心目中，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关系，自然是思想为灵魂而存在的世界，人是自然在时空中的精神存在。两者并不对称，却相互缠结、转化、甚至侵蚀，有时还会发生悲剧性的冲突。在诗人最后一年创作的《夕阳下》，他如是宣称：

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另一个是亘古以来
我们竭尽全力所创造的世界。

著名的文学史专家马克·斯洛宁对他的创造性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所写下并留下的一切，已足以使他成为苏维埃时代无与伦比的诗人。这种情况在他死后名誉得到恢复的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当他的作品终于能和俄国广大读者见面时就十分清楚了。”

创造，是诗人的使命，更是扎博洛茨基的信念，同时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要让灵魂去偷懒》便是他的诗歌遗嘱。在他看来，“她是女仆，又是女皇，/她是女工，又是宠儿，/她有劳动的义务，/夜以继日，夜以继日！”因此，诗人给出了这样的忠告：

如果你放纵她、姑息她，
让她去游手好闲，
她对你就绝不留情，
甚至剥下你最后一件衬衣。